

名家名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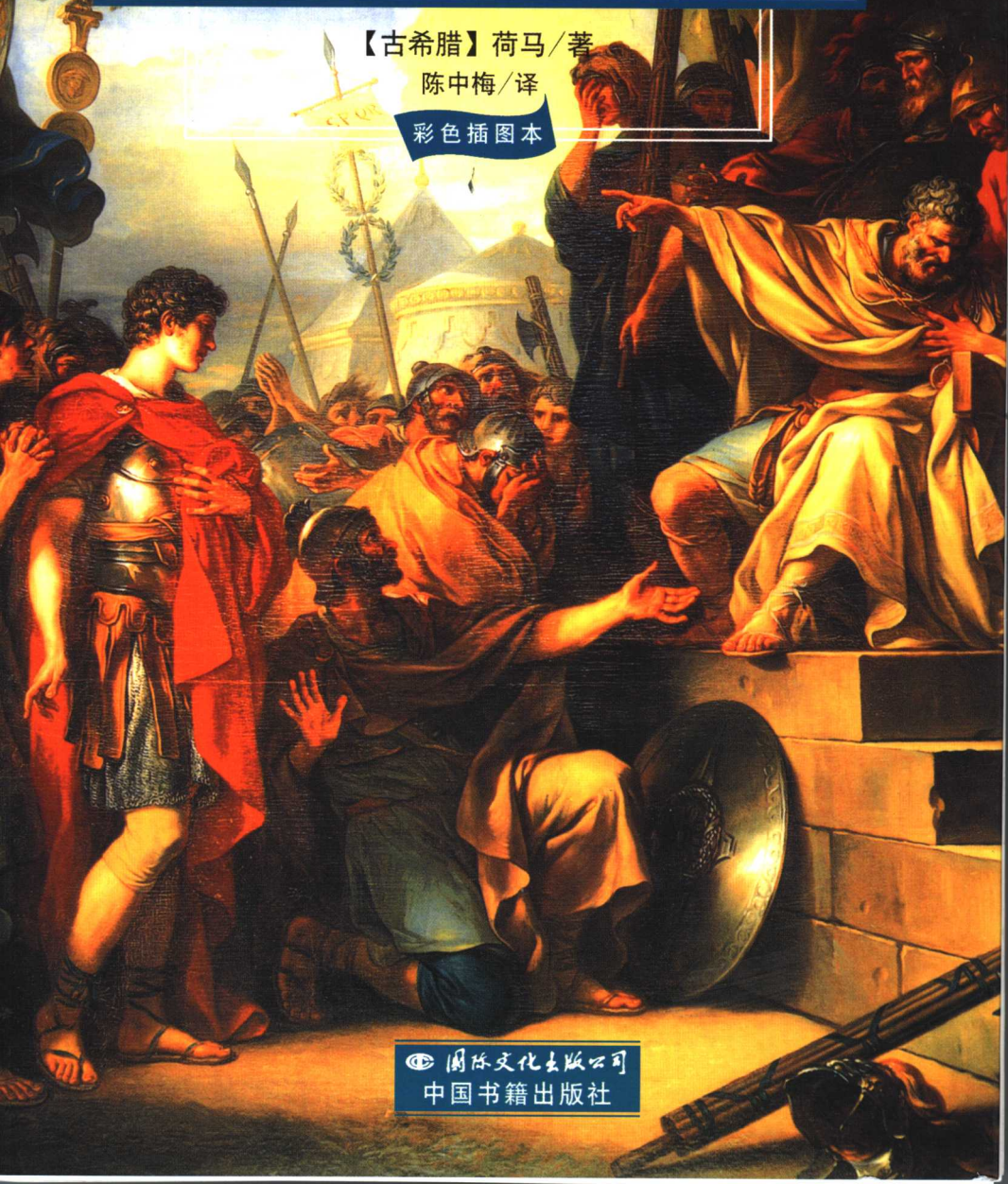
荷马史诗 (下)

HOMER'S EPICS

【古希腊】荷马/著

陈中梅/译

彩色插图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书籍出版社

名家名译

荷马史诗 (下)

HOMER'S EPICS

【古希腊】荷马/著

陈中梅/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彩色插图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马史诗 / [古希腊] 荷马著; 陈中梅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1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ISBN 7-80173-466-1

I. 荷… II. ①荷…②陈… III. 史诗—古希腊

IV. I54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3512 号

荷马史诗

作 者: [古希腊] 荷马

译 者: 陈中梅

策划编辑: 张福江

责任编辑: 张福江

执行编委: 马 跃 刘 琳 肖玲玲 陈荣赋

杨玉萍 段 冶 徐胜华 龚雪莲

封面设计: 李庆伟

插图绘制: 北京恒艺插图工作室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书籍出版社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34.875 印张 9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3-466-1/1 · 034

定 价: 40.00 元 (上、下)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 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64271187 64279032

传 真: 010-84257656

电子邮箱: icpc@95777.sina.net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译者简介

陈中梅，生于1954年1月，上海市人，厦门大学研究生，获美国杨百翰大学博士学位，并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北欧及希腊罗马研究室主任，从事古希腊文学、哲学研究，目前正进行《荷马史诗研究》的写作。已发表的专著有《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和《从物象到泛象——开辟文艺研究的新视角》；译注并评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新译荷马史诗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另译有《埃斯库罗斯悲剧集》。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包括《柏拉图诗学思想再评析》、《诗与哲学的结合——柏拉图的心愿》、《论柏拉图哲学的文学基础》、《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一章研析》、《自然·技艺·诗——论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古希腊悲剧研究》等。参加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宣读论文。

名家名译·彩色插图本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编委会

主 编：季羨林

副主编：宋兆霖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叶廷芳	叶渭渠	李文俊	李玉民
刘文飞	吕同六	许渊冲	杨武能
罗新璋	林一安	柳鸣九	郭宏安
高中甫	高 莽	倪培耕	董衡巽

责任编辑 / 张福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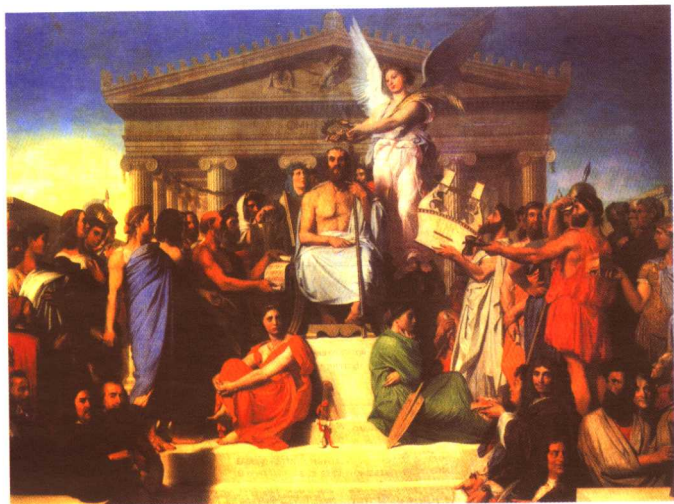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 / 李庆伟

- 莎士比亚喜剧集
 莎士比亚悲剧集
 莎士比亚戏剧精选
 培根随笔全集
 失乐园
 鲁宾逊漂流记
 格列佛游记
 傲慢与偏见
 理智与情感
 爱玛
 简·爱
 呼啸山庄
 雾都孤儿
 大卫·科波菲尔
 双城记
 名利场
 爱丽丝漫游奇境
 苔丝
 还乡
 金银岛·化身博士
 福尔摩斯探案集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都柏林人
 福尔赛世家
 儿子与情人
 恋爱中的女人
 曼斯菲尔德庄园
 时间机器·隐身人
 伪君子·吝啬鬼
 巨人传
 蒙田随笔集
 忏悔录
 巴黎圣母院
 红与黑
 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
 幻灭
 三个火枪手
 基督山伯爵
 茶花女
 包法利夫人
 恶之花
 悲惨世界
 笑面人
 卡门
 地心游记
 八十天环游地球记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海底两万里
 神秘岛
 羊脂球
 一生
 漂亮朋友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精选
 最后一课
 娜娜
 昆虫记
 约翰·克里斯朵夫
 名人传
 背德者
 二十年后
 克雷洛夫寓言全集
 普希金诗选
 上尉的女儿
 死魂灵
- 猎人笔记
 贵族之家
 前夜·父与子
 罪与罚
 卡拉马佐夫兄弟
 战争与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
 复活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母亲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荷马史诗
 斯巴达克斯
 一千零一夜
 伊索寓言全集
 神曲
 十日谈
 爱的教育
 木偶奇遇记
 堂吉珂德
 少年维特的烦恼
 浮士德
 歌德谈话录
 古希腊神话与传说
 魔山
 茵梦湖
 古罗马神话
 圣经故事
 格林童话
 安徒生童话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绿野仙踪
 爱默生随笔全集
 爱伦·坡小说精选
 红字
 汤姆叔叔的小屋
 汤姆·索亚历险记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精选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马丁·伊登
 热爱生命
 白鲸
 嘉莉妹妹
 珍妮姑娘
 飘
 了不起的盖茨比
 小妇人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大街
 我是猫
 罗生门
 伊豆的舞女
 千只鹤
 奔马
 个人的体验
 泰戈尔诗选
 纪伯伦散文诗精选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变形记
 城堡·审判
 好兵帅克
 绞刑架下的报告



荷马吟咏史诗图

在古希腊游吟诗人辈出的时代，盲诗人荷马是一位技艺超群的佼佼者。图为荷马正在伊俄尼亚的一条大路上，一边演奏竖琴，一边吟唱歌颂特洛伊英雄的史诗：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在爱神的帮助下，拐走了希腊绝世美女、墨奈劳斯之妻海伦，挑起了特洛伊战争。希腊联军和特洛伊人及其盟军在城墙下、海滩边浴血苦战十年，最终希腊联军用著名的“木马计”战胜了特洛伊人，洗劫并毁灭了繁华的特洛伊都城伊利昂。远征胜利后的将士们回返阔别的家乡，而希腊英雄俄底修斯却在回国途中遭遇无数次惊心动魄的危险，历经千辛万苦后才回到家中。这些有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传说通过荷马的综合加工，逐渐形成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的规模。从这幅油画中围在荷马身边听故事的男女老少的表情便可见荷马的语言魅力。



荷马的礼赞 法 安格尔

荷马永远是希腊人的骄傲，也永远是后世作家顶礼膜拜的“诗人之王”。他的两部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在后代行吟诗人的咏唱中，代代相传，成为世界文学史以及人类文化史上的巨大宝库，对整个西方文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19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通过油画《荷马的礼赞》，表达了画家本人对希腊传统的无尽赞美，画面内容是假想的诗人荷马受桂冠图，赐予荷马桂冠的是女神缪斯，而荷马脚边的红衣女郎和绿衣女郎据说分别象征《伊利亚特》与《奥德赛》。



荷马与诸神 浮雕

在这个公元前2世纪晚期以“荷马之神化”著称的浮雕中，诗人端坐在浮雕底部左侧的王位上。在“神话神”、“历史神”率领，“物理神”、“自然神”陪伴下，这些戏剧人物走向荷马，献上祭牲。浮雕上部，宙斯和阿波罗被刻画成和众缪斯在一起，反映了诸希腊化王国对文学不断增长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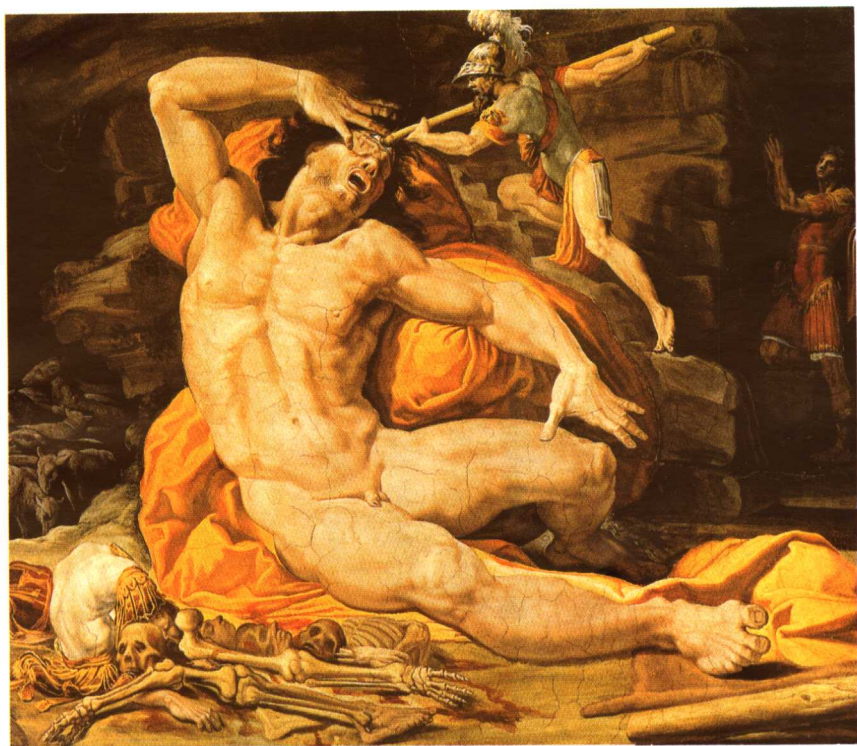
绘在陶瓶上的《奥德赛》故事

此为—古代陶瓶局部，绘制的图案取材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故事：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率其伙伴弃舟登岸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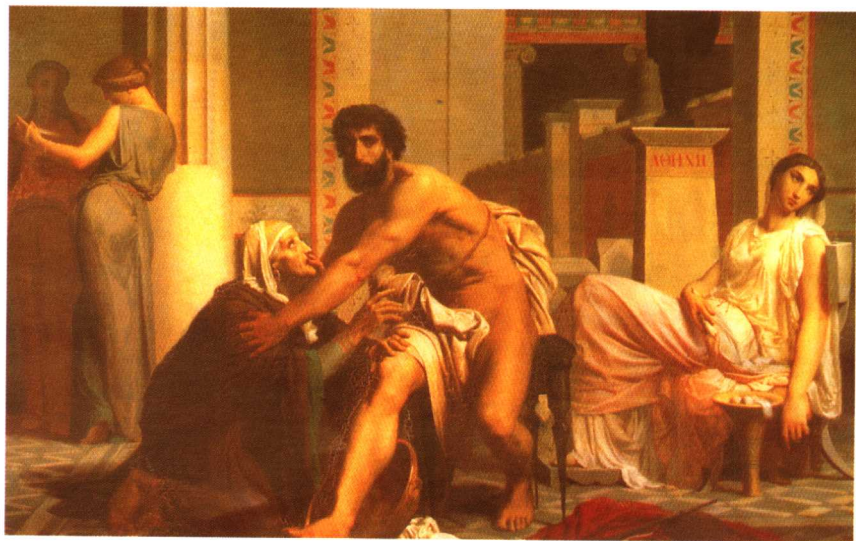
俄底修斯海上遇险故事的壶绘图案

在女神基耳凯的指点下，俄底修斯得知了他们即将面临的种种磨难，于是他用蜂蜡塞住同伴们的耳朵，并让同伴们将他牢牢捆在桅杆上。驱船经过迷惑行人的女仙塞壬的领地时，他们顺利地避开了塞壬的迷惑。再往前行时，俄底修斯又吩咐同伴们避开迎面而来的烟团巨浪，贴靠着石壁航行，最终躲开可怕的神怪斯库拉和闪光的卡鲁伯底丝。



表现俄底修斯智胜独目巨人的绘画

俄底修斯等人在库克洛普斯们居住的海岛靠岸时，出于勇敢和好奇，他与十二个同伴带着美酒来到岛上，结果闯入霸占此岛的独目巨人波鲁菲摩斯的山洞，最终俄底修斯设计用醇酒灌醉波鲁菲摩斯，并在同伴的协助下用树干的尖头刺入巨人眼中，俄底修斯等人方得以逃脱。



表现俄底修斯与老仆相认的绘画

俄底修斯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乡，迎接他的却是：求婚者挥霍着他的财产，企图得到他的妻子，谋害他的儿男。在雅典娜女神的帮助下，俄底修斯化成乞丐，悄悄回到家中，妻子裴奈罗佩和求婚者都没有认出他来。而当他以远方客人的身份被裴奈罗佩迎入家中，忠诚的老仆欧鲁克蕾娅打水为他洗脚时，欧鲁克蕾娅见到他脚上伤疤，认出了自己阔别二十年的主人。此番重逢，悲喜交集，以致打翻铜盆将一盆水倾倒在地。

译 本 序

特洛伊城下刀枪飞舞，人仰马翻，那里有恶战的恐惧，勇士的呼喊；那是血染的悲壮，气吞山河的阵战。嗜战如命的壮勇在生与死的烈火中煎熬，凡人中的精英在旷野和沙滩上拼搏。战争，你愉悦猛士的心怀，平慰他们的仇隙；你夺杀他们的生命，高歌他们的英烈。血战中，赫克托耳绕城三圈，死于阿基琉斯枪下；普里阿摩斯进礼恳求，赎回死去的儿男。《伊利亚特》在礼葬的悲哀和血一般浓烈的酒汤中收掩起迟重、沉凝的诗篇。

然而，战争没有结束，人死入亡的局面没有终结。雅马宗女王彭塞茜蕾娅率军帮援（伊利昂），被阿基琉斯战杀，同样的命运也降落在埃塞俄比亚首领、黎明女神厄俄斯之子门冬的头顶。阿基琉斯攻入特洛伊城里，被普里阿摩斯之子帕里斯箭杀在斯开亚门边。埃阿斯背回战友的尸体，俄底修斯挡住追兵的杀砍（《埃塞俄丕斯》）。俄底修斯得获阿基琉斯的铠甲，埃阿斯于痴迷中自杀身亡。厄培俄斯建造了木马；俄底修斯化装入城，同海伦密谋夺城的计划。阿开亚人佯装撤兵，登船返航（《小伊利亚特》）。特洛伊人满腹狐疑，但最终搬入木马；西农点火为号，阿开亚人回兵进击，和冲出木马的勇士里应外合，攻占了伊利昂。墨奈劳斯带回海伦，俄底修斯杀了赫克托耳的爱子阿斯图阿纳克斯，阿基琉斯之子尼俄普托勒摩斯带走了赫克托耳之妻安德罗玛开。阿开亚人放火烧城（《特洛伊失陷》）。其后，阿伽门农和墨奈劳斯就回归路线发生争执，俄伊琉斯之子埃阿斯（小埃阿斯）死于风暴之中。墨奈劳斯途抵埃及；阿伽门农回返慕凯奈，被害致死；俄瑞斯忒斯替父报仇，杀了母亲和埃吉索斯。墨奈劳斯偕领海伦，归返斯

巴达(《回归》)。

《奥德赛》(Odusseia)

在“史诗系列”里,《奥德赛》上承《回归》,下接《忒勒格尼亚》,共24卷,12110(±)行,其创作或编制年代略迟于《伊利亚特》,可能在公元前720—前670年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奥德赛》的情节具有“双向发展”的特点^①,但主要以直接描写俄底修斯(或奥德修斯)的活动和经历为主。全书内容大致可划作四大部分,即(一)忒勒马科斯的出访(一至四卷),(二)俄底修斯的回归(五至八卷以及第十三卷1~187行),(三)漫游(九至十二卷),(四)俄底修斯在伊萨卡(第十三卷187至第二十四卷548行)。诗评大师亚里士多德曾给《奥德赛》的内容作过高度和经典的概括:一个人离家多年,被波塞冬暗中紧盯不放,变得孤苦伶仃。此外,家中的境况亦十分不妙:求婚人正挥霍他的家产并试图谋害他的儿男。他在历经艰辛后回到家乡,使一些人认出他来,然后发起进攻,消灭敌人,保全了自己^②。当然,这只是,或仅仅是故事的梗概或“大纲”,作为一部著名的长诗,作为西方现存最早的传奇性游记作品,《奥德赛》的内容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远比上述寥寥数语所展示的情境惊奇生动,多姿多彩。

《奥德赛》描写人的苦难,表现人生的艰厄。人生活在对立面包围之中。人的“对立面”具有意味深长的三重性——“对立”来自三个方面,即(一)怀带敌意的神,(二)敌对的人,(三)大自然的阻挠和“迫害”。人在苦难中残喘,在夹缝中求生。在苦难和求生中,《奥德赛》突出强调了求生的努力,讴歌了为求生拼搏的精神。人会受难,人可以哭泣,但人生的价值在于拼搏。人在拼搏中进取,摆脱被动的局面;人在拼搏中看到自己的力量,部分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争来比现状美好的前景。人拥有巨大的潜力并赋有使用这种潜力的本能。人一旦决心,同时也被允许进入准备行动的状态。

① 参见《诗学》13·1453a31~33。

② 《诗学》17·1455b16~23。

态,就会把已有的潜能变作改变状态和布局的动能。埋头悲哭的俄底修斯一旦被允许离岛(卡鲁普索的海岛)回家,就能劈波斩浪,所向无敌。

按照荷马的观点,实践自己命运的凡人离不开神的制导;神的助佑是成功和胜利的保障。没有雅典娜的关心和帮助,俄底修斯绝难回家,也休想击杀所有的求婚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西方力能哲学的源头。荷马描述了神力、命运(力)、自然力和人力的活动形式、能量、限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表明了神或神力是“第一动力”或源力的观点。《奥德赛》亦是西方生存伦理学的源头。他表明一个人不仅应该善,而且应该凭借良好的愿望拼斗。在神的助佑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竭尽全力,以自主和积极的态度投入斗争或介入进取的势态,百折不回,直到夺取胜利,这是典型意义上的西方人的抗争^①。俄底修斯是西方文学作品中系统和着重描述的,在孤身一人的境况下仍然坚持这种抗争的第一人。

《奥德赛》和《伊利亚特》

早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学术界就有人(即 *chōrizontes*,“分辨派”)提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是由一位作者或诗人编制的观点。^②诚然,《奥德赛》中确有与《伊利亚特》不一致的提及。比如,在《奥德赛》里,宙斯的信使是赫耳墨斯,而在《伊利亚特》里,担任这一角色的是伊里丝;在《奥德赛》里,赫法伊斯托斯的妻子是阿芙罗底忒,而在《伊利亚特》里,他的爱妻是卡里丝。《伊利亚特》中的神祇似乎更具放荡不羁、我行我素、贪欲自私的色彩;两部史诗中的个别人物在性格的刻画方面也表现出一些细微的差别。《奥德赛》中的明喻亦不如《伊利亚特》中的来得顺畅和气势磅礴。在用词方面,即使在语境相似的情况下,两部史诗也反映出一些较明显的差异。例如,*aichmē*(矛头)一词在《伊利亚特》中出现三十六次,而在《奥德赛》中却找不到一个用例,虽然在第二十二卷里,作者用了较长的篇幅描写枪战。

① 毫无疑问,这种“抗争”也会造成我们显然不必苟同的负面效应。

② 这一观点今天仍有支持者。

Phobos (溃逃)在《奥德赛》中仅出现一次,而在《伊利亚特》中的出现率却高达三十九次。《奥德赛》中亦找不到似乎应该出现的,在《伊利亚特》中用例多达二十次以上的 *helkos*(负伤)一词。诸如此类的“差异”当然还有许多,囿于篇幅,这里恕不一一提及。

然而,和《伊利亚特》及《奥德赛》中的“问题”相比,二者中的相似之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绝对的”、更为大量的、永远并且只能是占主导地位的。《奥德赛》虽然采用“双线发展”的组合形式,但行动的中心始终围绕着俄底修斯或俄底修斯的回归和仇杀展开。俄底修斯的形象总是萦绕在听众和读者的心头,他的境遇始终是人们关心的焦点。忒勒马科斯的出访,神的干预,求婚人的恶行,裴奈罗珞的心境,牧猪人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带有陪衬和铺垫的色彩,起着解说、转折和牵引的作用,是一些旨在丰富故事内容,协调故事意境,开拓故事横向延伸的“穿插”——一句话,是扶衬“红花”的“绿叶”。所以,和《伊利亚特》一样,《奥德赛》主题明确,中心突出,描写了一个紧凑、完整、自成一体的行动。柏拉图赞慕荷马的诗才,亚里士多德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构合体现了史诗的最高成就,是史诗的典范。^①

《奥德赛》对主人公俄底修斯的刻画,基本上符合《伊利亚特》定设的“方向”。俄底修斯坚毅、刚强,忍辱负重,百折不回,抱定回归家园的坚定信念。他冲破重重阻挠,历经千难万险,最后以一当百,以少胜多(凭靠雅典娜的助佑),杀灭无耻的求婚者,重现了当年血战特洛伊的神勇,猛士的威风不减当年。此外,他足智多谋,能言善辩,临危不惧,头脑冷静,常能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像在《伊利亚特》中智擒多隆一样,他以超人的智慧,设计捅瞎波鲁菲摩斯的眼睛,和伙伴们一起逃离洞穴(《奥德赛》9.315~460)。俄底修斯雄才大略,睿智中稍带几分狡黠,两部史诗都准确、细腻地反映了这一点。两部史诗对俄底修斯和雅典娜亲密关系的描述,给人如出一辙之感。此外,《奥德赛》对阿伽门农和阿基琉斯等英雄的处理,也使熟

^① 《诗学》26·1462b13~15。

悉《伊利亚特》的读者,包括专家,找不出明显的破绽。毫无疑问,《奥德赛》的作者熟知《伊利亚特》的细节。

《奥德赛》文风清雅绮丽,瑰美庄严,和《伊利亚特》一样,严肃的描述中不时加入一些诙谐、幽默的“插曲”。人物嘲弄时的口气,在两部史诗中完全一致,差别只在具体的用词、人名和地点。虽说《伊利亚特》更为粗犷雄奇,《奥德赛》略多温谨绵密,但两部史诗的总体格调基本一致,那就是迅捷、明快、舒达、高雅、生动、凝练。或许,正像朗吉诺斯(Longinus)所说的那样,《伊利亚特》是荷马盛年时的作品,而《奥德赛》则创作在他的晚年^①。老年人较少诗的冲动,却更流连于对人生和道德内涵的思恋。就诗的品位和文体而言,我们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出色地体现了史诗的精神,显溢出大家之作的魅力,展示了荷马的风范。

《奥德赛》一词不差地沿用了《伊利亚特》中的某些用语。“阿特柔斯之子,最高贵的王者,全军的统帅阿伽门农”是两部史诗里通用的对阿伽门农的称谓(《伊利亚特》2·434,《奥德赛》11·397);而像在《伊利亚特》里一样,阿伽门农对俄底修斯的回复亦是:莱耳忒斯之子,宙斯的后裔,足智多谋的俄底修斯(《奥德赛》11·405)。在两部史诗里,英雄都是“神一样的”,孩子都是“年幼无知的”,妇女总是“束腰紧身的”(或“束腰秀美”的),话语是“长了翅膀的”,枪矛是“投影森长的”,大海常是“酒蓝色的”。即使是伊萨卡的百姓,根本没有武装,也是“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奥德赛》2·72,20·146),仿佛他们是《伊利亚特》中的武士。对固定词语的套用,使欧迈俄斯也成了“军队的首领”或“民众的首领”(orchamos andrōn),虽然他只是个猪倌,或者说“牧猪人的头儿”。此外,两部史诗中共用的诗行很多,至于共用的片语和词组等则更是多得难以数计,这一点也表明了两部史诗极其靠近的“门户”或“亲缘”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倾向于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同为荷马的作品。鉴于两部史诗中的某些“不同”,我们似乎亦可以作出如下设想,即认为《伊

① 《论崇高》9·13。

利亚特》是由荷马本人基本定型的作品,而《奥德赛》则是他的某个或某几个以唱诗为业的后人(Homeridae,“荷马的儿子们”)根据荷马传给他们的说诵和该诗的基本格局整理补删,最后基本定型的作品。

应该看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各有自己的主题,前者描述“集团军”的拼杀,后者描述一个人的回归;前者讲述阿开亚联军对敌战斗,后者讲述一个阿开亚人对大群阿开亚人(求婚者)的进击。主题的不同决定了情节的不同,情节的不同决定了场景的不同,而场景的不同又部分地决定了解决方式的不同和所用词语、句式和作品风格的不同。所以,荷马史诗中的问题并非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不协调之处”或 *diaphōnai*。再者,两部史诗中的某些不同或出入,可能不是出于作者本身的问题,或者说不是作者应该为之负责的问题。我们知道,荷马是史诗的集大成者,他从前人那里接过了丰厚的“遗产”,包括“遗产”中的问题,比如某些不一致的称谓,某些矛盾的、但却已基本定型的、广为人知的提法等。此外,我们亦不应忘记荷马生活在一个口诵的时代。对一位古时的口诵诗人,我们不能套用对现代文字工作者的标准;对于他,某些失误的出现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常常不存在避免的可能。

关于荷马史诗中的地理名称

荷马史诗中多人名,也多地名。一般认为,史诗中提及的地名至少可分如下几类。(一)确有其地者,如雅典、斯巴达、科林斯、普索、波伊俄提亚、克里特、埃及,等等。许多名称古今拼法和读音不同。这是地名中的一大类。(二)经考古发现证明确有其地者,如特洛伊、慕凯奈(即迈锡尼)、提伦斯等。有些地名,虽然未经考古发现证实,但作者显然是把它们当作真实地名来对待的——换言之,它们亦可能是历史上曾经有过、以后随着所指地点的消失而逐渐消亡的地理名称。(三)实无其地,纯系出于虚构或可能出于虚构者。此类名称主要出现在《奥德赛》里,集中体现在对俄底修斯回归途经的某些地名(或虚构的地名)的称呼上,包括埃阿亚和莱斯特鲁戈

尼亚等。(四)实无其地,但已经神话“创造”并得到普遍认可者。此类地名(或名称)包括死神统治的冥府和环绕大地的俄开阿诺斯等。荷马是诗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家。诗人,尤其是传奇史诗《奥德赛》的作者,出于增加浪漫性、蒙眛性和趣味性的需要,完全可以编造或沿用已有史诗中的假名。诗人可用假名喻指实地,其功用一则可浓添诗意,保持远古的蒙眛,二则可避免由于对实地缺乏翔实的了解而导致的描写上的失真。长期以来,学者们根据原文提供的(远不是明确系统的)线索,对某些疑难地名进行了考证研究,得出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但不是“定说”的结论。比如,有人认为吃食落拓枣的部民们生活在利比亚沿岸(荷马知道利比亚,但在有关上下文里故意不用这个词),波鲁菲摩斯和库克洛普斯们生活在西西里,法伊阿基亚人活动在今天的科耳夫(Korfu 或 Korkyra)一带,等等。

在荷马史诗里,伊萨卡(Ithaka, Ithakē,)是俄底修斯的故乡,《奥德赛》对它有过较多的描述。伊萨卡是个“阳光灿烂”的地方,岛上有一座大山,名奈里托斯(或奈里同),周围另有一些岛屿,即杜利基昂、萨墨和扎昆索斯;伊萨卡位于群岛的西端(9·21~27)。那是个“山石嶙峋的(kranaē)的去处”(1·247),并非“跑马的平野”,但牧草丰肥,水源充足,盛产谷物和葡萄(13·242~247)。此外,岛上有泉溪(17·205~211),还有山脚边的港湾(1·184)。传统观点认为,伊萨卡即今天的西阿基(Thiaki),萨墨即今天的开法勒尼亚(Kephallenia),杜利基昂则可能是今天的马克里(Markri)。较新的观点认为,伊萨卡是今天的琉卡斯(Leukas),杜利基昂是今天的开法勒尼亚,萨墨是今天的西阿基。至于扎昆索斯的位置学术界似乎已有初步的“结论”,那就是今天的赞忒(Zante)。

房 屋

在荷马史诗里,大户人家的房前一般有一堵围墙(herkos),墙内是个院落,院内设有祭坛。房内最重要的建筑或部分 megaron,即“厅”或“厅堂”。人们在厅堂里吃喝、交谈、欣赏诗诵,甚至洗澡和炊调。俄底修斯家